银河英雄传说

3

雌伏篇

作者：田中芳树

目　录

第一章　首度出击……(1)
第二章　振翅待飞的秃鹰……(23)
第三章　一根细弦……(47)
第四章　逝去的一切……(73)
第五章　审查会……(94)
第六章　没有武器的战争……(118)
第七章　要塞对塞……(142)
第八章　归来……(167)
第九章　意志与野心……(196)

第一章　首度出击

I

刚开始的时候，少年并不喜欢宇宙。

当他年纪还没大到足以称为少年时，有一个冬天的夜晚，他骑到父亲的肩上仰望天空。当看到蓊郁的雪上那片广阔而生硬阴凉的漆黑时，他害怕得紧紧抱住父亲的颈子。在幽深难测的黑暗里，仿佛有双无形的手伸出来，把他小小的身躯攫走似的。那种恐怖的感觉令他毛骨悚然。

如今，父亲过世了，心中对宇宙深处的恐惧感也消失了。现在，他内心只希望自己有一只翅膀，能与父亲以外的人，一同在星辰闪耀的银海中自在翱翔。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一月。

尤里安·敏兹转眼已十六岁了。

自由行星同盟军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中，由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所管辖的大小分舰队共二二00艘离开军事要塞，从伊谢尔伦回廊往银河帝国领地的方位挺进。尤里安·敏兹也在其中。

分舰队的任务是担任最前线的警戒、巡逻，以及大规模的新兵训练。

去年，所谓的“救国军事会议”发动政变，使自由行星同盟深受打

击，为了平息政变，同盟军消耗了不少人力资源。在杨威利提督的指挥下，伊谢尔伦要塞 驻留舰队虽然历经丰富了战斗经验，但是内战结束后，这些有经验的人，大多冀望能进入新增设部队的核心，因而纷纷被“挖角”了。

老兵的兵源只好由新兵递补，虽然人数仍估相同，但战斗素质理所当然的较以往差了许多。纵使他们有潜在的能力，但要激了出他们的潜能，也必须要相当的经验和时间。

将这群菜乌调教成能独当一面的士兵，并不容易—由这个角度 看来，某些负责教育新兵的人认为，必须把眼光放远。更何况伊谢尔伦要塞地处最前线，一旦银河帝国发动军事行动，伊谢尔伦必然首当其冲，然而，同盟政府却将老 从这处重要的军事据点撤离，并以新兵滥芋充数，真搞不懂那低能的同盟政府在玩什么把戏！

政府此举，举国哗然、交相攻许，但一阵叫嚣之后，伊谢尔伦军官们只得赶紧处理眼前的问题。为了提高胜利的可能性，为了确保众人的存活率，必须提升新兵的能力，使 其足以独当一面，否至少也得具务一半实力。因此，除地了让新参加实际战斗外，别他法。

将这 速的新兵编进伊谢尔伦尚嫌太早；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在声色俱厉的教官和老兵的指挥下，接受严苛的训练。

“混帐东西，来这里混的是吧！一群没用的菜乌！”

“想要死里逃生，留条老命就要拿出看家本领！敌人不会手下留情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仗失败了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正义！这点千万切记！”

“快速攻击不如正确攻击！抢先发射炮弹，也要看准时机。否则自己的位置就会被 敌人发现！”

“反应迟钝！重头开始！再来一遍！”

“回去重念幼稚园！程度也能毕业啊！来这里给我有点水准好不好!?”教官们热血昂技术改扬，声间愈拉愈高。要是有不漏听或的应迟钝，都不少不得一顿臭骂。

像尤里安这种与生俱来就具有敏锐的理解力和反射神经者，实在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若没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练，也是无济于事。只是新兵，成绩太差或太好都会被盯得很惨，这就是军队中特有的阶级社会，一个应予唾弃的弊端。

被殴打的人倒是没有，但仅限于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其他部队可就没有这等好事了。担任司令官的杨，对军纪一向要求从宽，唯独两点——、军人危害百姓；二、上司对部下使用私刑一触犯这两点时，他才会和别人一样予以严格惩罚。有时候，一严厉起来不但将转战八方、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军官降职严办，甚至还令其遣回同盟首都呢！他从不对部属使用暴力，有人因而说他没有好好发挥能力，但他却充耳不闻。

“身为一个军人，若因殴打毫无抵抗能力 部属而受到赞赏，那么军人便是人类的耻辱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军人。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杨从不大声叫嚷，无论表情或声音，总是一派。意志坚定，始终如一。

当尤 里安表示想做军人的时候，身兼尤里安监护人的杨威利显得很不高兴。

“职业千百种，你偏偏非做军人不可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充满劝阻的意味。

杨威利及军人出身，年轻时就升到上将的地位，在自由行星同盟军当中，一向被视为制服组中仅次于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和宇宙舰队长官比克古上将的第三号大人物。

所以尤里安若有志从军，先天上比别人有利，但是杨从不认为军人是自己的天赋，对于尤里安，他的看法亦然，但 是一味地叫年轻人打消念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也行不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杨只好勉强地暂不发表任何意见。

杨是尤里安的监护保证人,但在训练场合里,这种身份对尤里安而言,并不见得有利。相对的,有些爱惹事生非的下级军官,反而藉此在背批证明他或对他冷嘲热讽。

—人家是杨提督的养子嘛!当然天不怕地不怕喽!

—原来是他啊!真是有损提督的英名哪!

—我们离他远远的准没错!

—他一定是在提督眼前苦苦哀求,才能来这里的。

种种流言令人恼怒,但是尤里安只听在耳里,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别人妒中烧。伊谢尔伦要塞和舰聚集的土气精神,无疑是全休同盟当中最高昂的,尽管如此,仍旧无法扫除其中负面的感情因素。不仅军队如此,人类群体之间也常常有 无奈的情形,不是吗?

Ⅱ

分舰队的旗舰(司令舰)特里古拉夫是一艘以古代斯拉夫神话中的军神之名来命名的战舰。造型优雅,洗练的机能美感,与杨的休全利安旗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里古拉夫是最新锐的战舰,有人于是暗下窃窃私语道:“一旦它分配到伊谢尔伊要塞,杨司令官一定会把指挥座迁移到舰上。”但这种猜测落空了;于是又有人说:“要不然就是杨司令官认为军用旗舰用不着做得这么美。”

“为什么不用特古拉夫?我觉得特里古拉夫的风格很适合做旗舰啊!”

参谋长姆莱问道。而杨的回答却使他无言以对,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司令官这么说—特里古拉夫的确是一艘出众的好军舰,正因如此,它才不能做旗舰。那么美的军舰,一旦坐上去,光欣赏它的美都来不及了,哪

还有心思做事呢?

杨的回答有几分真实,尤里安觉得中有蹊跷。他想,或许杨觉得把座从坐惯了的军舰上移走太麻烦了,才是真正的原因。也或许杨对那些喜欢凭空想像、搬弄是非的部下感 天胜其烦,所以故意这么说。但话又说回来,搞不好杨说的真心话呢!总之,尤里安仍然不知道杨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在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操作员忙成一团,他们正忙着在索敌系统上,搜寻一群不明的舰队。数量在一千艘以上,若不是一批大规模亡命徒的船队,百分之九十九有可能是银河帝国军的舰队。这份报告送达分舰队司令官亚典波罗少将手上,从少将到各舰队长,中止训练并进入第二级备战状态的命令传达而至。就在此时,由于通讯电波的混乱,但任前哨的各军舰无不感受到敌逼近的逼近的压力。

警报响了。发现敌人舰队!五十分钟后接触!全体人员进入战 位置!

紧张使全体将士的精神回路满溢,就寝中的士兵倏地跳起来,餐厅顿时悄无人烟。在新兵当中,由于没有老兵加入,人人被 一种未知的恐惧笼罩着,状至狼狈,他们穿战汁报的时间是老兵的2倍,手足无指,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只会在走道四处乱窜,还被杀气腾腾的老兵们撞得鼻青脸肿,有时也会挨骂。

“真是的,搞什么东西!我又不是在带一群童子军作战!”

在舰内凝视着监视荧幕的亚典波罗少将,铁灰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色扁帽。二十九岁的他是同盟军人最年轻的将官之一,在军官学校时,晚杨两 年毕业,度量与勇气十足,堪称是一时之选的好汉,杨将尤里安交给他,就是杨对他绝对信赖的证明。

分舰队的主任参谋拉欧中校皱眉道:

“新兵和实习生也出动吗:

“当然喽！”

亚典波罗大嚷一声。他们也为了战争之故，而被分发到舰队，这样才可以好好体难一下“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对大多数甚至可说是全部新兵而言，这场战争未名来得太早了点。但到了这步田地，战斗已经是无可避免，而却仅似老兵来保护新兵，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将新兵分配到各部署单位，以补足重要的战斗人员数量。

“他们也得参战！没时间让他们坐着欣赏战争了，让他们出动！”

亚典波罗发号司令的同时，内不禁暗然神伤—有几个新兵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宿舍？但在求援尚未赶到之时，这样做才能使伤害减低到最小程度。年轻的指挥官心中决定“只求不败，不求胜”的作战方针。除此以外，实在也是无选择了。

“亚波罗他舰队在回廊 FR 方位上与帝国军接触了。进入战斗状态—”

当通讯士官传来这个报告时，同盟军大将杨威利提督并不在要塞的中央指挥室。他不是一个连勤务以外的时间也守岗位的勤劳男子，到那里去了不会跟别人说的。不久，副 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是在植特园找到正在长凳上假寐青年司令官。

“长官，请起来。”

经这一喊，杨把盖在脸上的帽子拿开，但仍不动声色，只以困盹的含糊声音应了一声：“什么事？”等听完了的报告， 他才拿起帽子站起身。

“边塞硝烟四起，北地春光无踪啊！麻烦来了呀！尤里安……”

杨习惯性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环视一下四周，最后与菲利特利加有视线相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举起手来搔搔头上的黑发。然后站了起来，一面戴帽子，一面灰若失地喃喃自语着。

“我觉得那里很安全，才把他送出去的……”

“他一定平安无事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才运兼备的幸运儿啊。”

明白菲列特利加的话欠缺说服的杨，露出了微妙的表情。杨觉得自己说出了公私混淆的话。

他那尤心忡忡的表情和声音,再怎么掩饰也看得出来。

被称为伊谢尔伦回廊的细长遂道状的宇宙区域,就是帝国出现的空域,一月二十二日,银河帝国的自由行星同盟两军,偶然在引发生冲突而此发战争,就战略上说来,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黄型的遭遇战。帝国军和同盟军双方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对方的舰队。

体制互异的两国,范围相冲突,争执的地点就在国境地带。双方都不承认彼此为对等的外交关系,其实国境只是空名,并没有公开。因此,这里充满了紧张、不安和敌意,是一处无音无形、危机四布的漩涡圈,在这里绝对看不到丝毫的和平迹象。然而,有时候仍有缓冲余力。因为无论敌我舰队,在执行日常警戒行动时期,通常不会和敌军接触,说是松懈也可以,但话说回来,即便是可能性术低的事态,也应当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人类无法永远保持密的注意力。

尤里安是单座式战斗艇斯马达尼恩的一员;穿着合身的制服,一边侧耳聆听舰内的广播,一边在母舰的飞机库中待命出击。

“敌军兵力推定“战舰二00到二五0艘、巡航舰四00到五0艘、驱逐舰约1000艘、宇宙母舰三到四0艘。”

“敌人规模也不大嘛。”尤里安想。

话虽如此，但瓴士兵加起来也有二十万之谱，他们的生命和未来，都寄放在与宇宙真空只一墙之隔的舰舱内。在那里面也有人和自己一样,是头一次参加战争罢?!尤里安环视身边的驾驶员位,老兵们个个吊儿啷当，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与新兵们青一阵白一阵的神色，恰成对

比。也许老兵们是在虚张声势,但是可怜的新兵却连虚张声势的余地也没有。

“……敏兹中士!快点上巴达尼恩!”

管制官的声音通过耳机敲打耳膜。在新兵之中,尤里安第一个被叫到。

“是!尤里安应了一声,连忙跑到到那刻着三—六号码的专用机上。

用记录着姓名、DNA形态、血型(ABO和MN式两种),指纹、声音、军籍号码、阶级等资料的ID卡,插进挡风玻璃的一点,斯巴达尼恩的电脑会阅读这些,再打开挡风的玻璃,让驾驶员进来。

在操纵室座定后,系紧安全带,戴上头盔,电磁石会使头盔与战斗服紧密地接起来。头盔有两道 密码与电脑直接联系,传 达驾驶员的脑波。如果脑波和与电脑记 意中的驾驶员脑波有,头盔中会发身低输出、高压的电击,立即致人于死地。而且一架斯巴尼恩只能由一位驾驶员操作。

戴上头盔的尤里安,机灵敏捷地检查机器和机内的装备物品。

盐的旋剂—这是在盐化钠的外层,包裹一层粉红色的糖衣所做的;浓缩维他命的塑胶罐;峰王乳与小麦蛋白的混合筒等等,均是足以维持生全命 一周之久的营养补给品给合。

机体发生锡龟裂时的瞬间凝固树脂喷剂、信号弹、手控弹射器,以及钙注射药品。这是为预防人体在无重力状态下丧失钙后,无法藉由进食 或吃药予以补充而做的准备。有内容计有:即效性镇痛剂、体温降低、模拟冬眠刘、有机锗剂,以及其他的医疗药品、压挤式注射器等等,全部组合成一套”

这一切只有没有当场死亡时,才派得上用场。同盟军在视士兵如同消耗品的作法下,声称这些是新生他们生命的最大表现,还特别广为宣传。只是这些能够与美化为国捐躯之事并行不悖吗?

自己的死亡,任何人都可以预知得到。一尤里安曾听人这样说过,

是真的吗？——少年半信半凝。于是，他写信问曾经无数次飞越鬼门关的杨威利。杨的答覆是：

“一次也没死过的家伙，还大放厥词的谈论死亡，他的话可信吗？”

这时，杨神色严厉地望着尤里安，尤里安一时面红耳赤，只得快快离开……。

“管制官，起飞准备全部完成，请发号指示！”

尤里安形式报告就绪，里面答应道：“好！进入飞舱门！”

刹时间，十架以上的飞机脱离母舰，冲进太空。尤里安所乘坐的斯巴达尼恩，沿着舰壁向舱门滑行 。舰壁内有电流传磁 力，以牢牢吸着斯巴达尼恩。

么达舱门门口时，电流自动停止，壁面的磁力也消失了。

“起飞！”

斯巴达民恩脱离母舰了。

Ⅲ

世界在尤里安的四周回旋起来。

尤里安哧了一大跳，然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因为从有重力状态下子移动到无重力状态时，上下感觉失调。连自己所在方位也辨别不清，这并非多经历几次就可轻易克服的。

呼吸与胍搏加速，血压上升，肾上腺素的分泌值也增加了。盖骨的内部与外侧同时发胀热。心得胃仿佛要从不同的方向跳出去似的，耳朵的内部的三半夫管嘶裂般地鸣叫着，当嘶声渐渐变小、变低、以至于消失后，才慢 慢恢复平衡稳定感，前前后后约是二十钟的光景。

尤里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时间来好好观察四周的环境了。

他现在正处于战场的正中央。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只在一转瞬之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彼此吞食着对方的领域。黑暗的幽广深厚封闭光明,光明则在瞬间重现解放生命般地与黑暗相抗衡。

这时,一个景物吸引了尤里安的目光。

我方的母舰在斯巴达尼恩脱离的瞬间弹并且爆炸。迅速膨胀散开的白色光球消失之后,变成黑暗中虚无空洞的一部份。

尤里安心头为之一寒。在发射离舰的瞬间就遭人阻击了,所幸母舰的管制官算准了时间,及时让他起飞。尤里安铭感在心。

尤里安的家机飞翔在充满死亡与破 的空间里;中弹的战舰,翻转着爆裂的巨大船体,在残废线挣扎的同时,防卫性地发射出大量的能源来,猛烈的撞击敌人。失去操作员的巡航爆炸地残骸、残留其人的能源向四周散落,微弱的白光自尤里安机旁泅泳而过,一道道的光速照亮黑暗,飞弹的电光划破宇宙,舰艇爆炸的光芒变成生命短促的恒星,照耀四方。所到之处,皆是无音的闪电交错横掠。

假使声音能够存在世界是,那么满溢邪恶的能源所发出的惊人咆哮,热将震破人们的耳膜;而狂妄之气亦将使全部人员变成永远的俘虏。

突然,一架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赫然跃入视线。尤里安心脏噗咚噗咚地跳个不停,仿佛要蹦出来了。他定了神重新看清来机,但它只留下视觉余象,便倏地迅捷移动而去。其动作之精锐、剽悍、决非无生物,飞行员必定是一位身经百战地强人。尤里安仿佛看到他瞪视着菜鸟敌人时,眼中所发射出的腾腾杀气和胜利的绝对自信。尤里安一面暗忖着,两手却一面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因为过度激烈的操作,斯巴达尼恩发出了抗议的震动。重力的强烈变动,不断刺激尤里安的呕吐中枢,而在此同时,尤里安看见以极近距离掠过机身的高能火箭弹。

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吧,炮弹自身边呼啸而过,尤里安居然能够避开远比自己经验老道的敌人所发射的一枚炮弹,少年感觉到战斗服的里面,全身的皮肤都绷得紧紧 的。他无暇放松心情,眼前他必须注视萤幕上显现

的敌人状况，同时必须读取左右两边小侦测器上显示的复数资料，以提高效率至最大限度，削减敌人的战斗力量。说起来好像是简单，其实不然，斯巴达尼恩的设计师及使用手册的著作者，简直是要求舰艇的操纵者必须具备昆虫一亲戚的复眼！所有的驾驶，还有王尔古雷上的帝国士兵，都必须接受这个过份的要求不可吗？大家都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也只得默默去做。

重新发动必死击的敌人，带着更为锐利的杀气，再次向尤里安挑战。光速如白热化利牙向这方攻击过来，但是仍然没有打中！是尤里安躲过了呢？还是他没有瞄准呢？……

直线的移动，再有多大的楞能极限也无法避开。在宇宙空间中的特体形状，或动物或静物，圆和球都是基本形状。

回旋—上升……下降。假设虚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球面，把提高至最大的可能极限，沿关球面移动。不一定要按照计算的数值移动，因为那样反而可以逃过敌人预测结果，当双方的机体擦肩而过，在最近的距离交错的那一瞬间，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的发射按钮。

打中了！是真的吗？真的啊！

无色彩和有色彩爆炸成盈满视觉的画面。爆炸的机体破片，自光的中心喷射出去，化成霓彩，把宇宙的一隅装点成万花筒般的瑰丽世界。

此刻，尤里安·敏兹埋葬了生涯中的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曾经身经百战，因此，许多我方的人都难以相信他丧命于尤里安手中。这个初尝试战线战绩的黄口孺子，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一股难以抑遏的兴雷自体内传来，全身的第一个细胞像要灼烧起来的雀跃着，但在这股骄傲的热流里，却有一块无法溶化的沉重巨石，冷却了尤里安沸腾至顶点的热度。

那个被他打败的敌人浮现在脑海—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有妻子吗？或者是等待恋人？……一架王尔古雷机载着一个士兵的一

生，而这个士兵的一生却牵连着无数的旁支，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而去！

这并不是无谓的感伤，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任何权益地被切断了，何其悲哀！尤里安心中决定，在自己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将此事铭记在心！

帝国军各舰，开始有人在纳闷了。以现况而言，他们正于优势，原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一股奇怪的感觉却不禁油然而生。敌人的战力不均，虽然有人说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是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斯巴达尼恩上的敌兵，却有很多都 是以近乎自杀的拙劣方式战斗着。 原因何在呢？

帝国军指挥官艾恩德尔夫少将是坎普上将旗下首屈一批的用兵专家，在此时他并不急于追击，而是采取稳打的攻击，谨慎应战，以确保优势。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也是慑于杨威利的威名使然，通常这种做法应当会颇受赞扬的，但这次却有人指责他优柔寡断。

伊谢尔伦要塞的会议室 里，干部齐聚一堂。有人指称“爱开会的杨提督”，但又不能不参加，所以这大概又会被批评成独断专横或独裁作风了呢！站在杨的立场，杨威利微询司令官顾问梅卡尔兹的看法。

“客座提督的看法如何？”

此时最感紧张的大概是那些不是发问者，也不是回答者的其他座上干部吧！

在去年以前，维利博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仍是帝国军的一级将，领的敌人的俸绿。当贵族联合军被 帝国的权臣一年轻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败时，在副官舒奈德少校的力劝之下，他才放弃自杀的念头，委身同盟军，成为杨威利的顾问。

“依敌人的看法，既要增援的话，就必须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并且迅速行动，给敌人一个意外的反击，然后再全速撤退。”

当梅尔卡兹提到“敌人”二字时，他那略显老态的脸上，浮现一抹凄

苦的神色。若是在莱因哈特旗下，提到“帝国军”这三字时，就不感到这么心虚了。

“客座提督的看法，我也赞成，在眼前，分批投入兵力，反而减少扳回一城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助长战火扩大。全体舰队急速行动，在敌军援兵未到之前奋力一战后撤退。现在马上进行出动准备。”

干部们向司令官敬礼回应，就算他们对杨其它方面的表现有所不满，但对杨的用兵能力却绝对信服，一般士兵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看看大家的反就，杨对梅尔卡兹说：

“我想请梅尔卡兹提督一同搭乘司令舰，可以吗？”

梅尔卡兹在同盟军中位列中将，阶级在他这上的杨，原本不必如此廉卑地问他，但杨以贵宾的身份礼遇他，所以对他这般客气。

说来荒谬，即使梅尔卡兹提出的建议有多愚昧，杨也会全盘接受的。当梅尔卡兹亡命投诚时，杨自愿做他的保证人，因为梅尔卡兹虽是敌国的人，但杨却很尊敬他，而且，为了使他对同盟军有归属感，杨觉得多少牺牲一点也是值得的。

因为杨对自己信心十足，战略状况再恶劣，他都有把握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争取到最大的极限的成功战果。不过，过去的成绩未必是未来的成功的保证，对于这点，杨或许太过自信了也未可知。

梅尔卡兹的提案与杨的想法不谋而合，由这点杨再度看出梅尔卡兹是位稳打的正统派军事家，他心中感到欣慰，但同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方才还在想梅尔卡兹会不会提出荒谬的意见来哩—这种想法对于一个经验都道和军事前辈而言，实在是太无礼了。

另一方面，杨也顾虑到梅尔卡兹的心情，他不想让梅尔卡兹处于与帝国军之间直接战斗的立场上。但是，如果杨率领舰队出击，让梅尔卡兹留守的话，有一定担心司令官不在的期间会发生危险。杨觉得自己又在瞎操心了。但又不能置之不理，因为照顾部属必须公正无私。梅尔卡兹也很

清楚杨与自己的立场关系。这位亡命的上将简短地答道："遵命！"

尤里安仍身处激战的漩涡中。

敌我识别侦察系统侦测到一不明物体的振动，尤里安反射性地将座机往下方急速移动。一瞬之间，方才尤里安所在的位置被一道银剑般的光速穿过。在能源耗尽消失之前，尤里安便找出了光速的发射位置，锁定目标，连续发射出二道光束。被击中的王尔古雷机机像圆球般地涌隆四散开来。随着主萤幕的入光量调整系统变化，脉波打着节拍，不断扩大的爆炸光团宛然是画家笔下的作品。

"击坠第二架了！"

头盔底下，尤里安不住地喃喃念着，连自己也无法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战果"。不但打败敌人，还同时体验了战斗的开始与结束的新兵，人数实在不多。这是幸运使然？不一不只是幸运而已，尤里安的技术较敌人更胜一筹才是原因所在吧！

帽沿下，尤里安那只暗褐色眼瞳锐利地闪耀着自信的光彩。他想，是否能够独当一面了呢？首次迎敌就打下两架敌机，这下子可要杨提督好好夸一番了！

当另一个敌人在尤里安面前出现时，他知觉到自己已沉着下来，不论何种情况下，都能妥善对付了。

机翼呈X型的王尔古雷，中央部位闪光灿耀如画。但当它只是极小的光点时，尤里安就已经"跳"到左方去了。电磁炮炸 弹以数公分之差，与斯巴达尼恩号错身而过，向无垠远方的超低温空间射去。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弹的按钮，王尔古雷也和向空中一蹬移动开来，光束只空越过绵延不尽的黑暗。

尤里安为之咋舌，空击不中的遗憾之感，想必敌人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少年按下按钮，第二次射击，正准备一决胜负的时候，敌我的战斗艇

却突然冲杀而至，整个视界的光影交错奔窜，尤里安把敌人追丢了。

战况顿时一片混乱。

看到这些莽撞的闯入者，少年一时怒气冲天。若再多个二、三分钟的话，尤里安应该可以再次刷战果的。他的对手运气真不错—尤里安想到这突然间有不头棒喝的感觉。

他心中甚是羞愧，觉得自己竟如此自大自满；在第一次的战斗中就打下了二架敌机，使有种“我是个身经百战的勇者”的错觉。别开玩笑了，几个小时之前。他还被教官和老兵骂得狗淋头呢？若说实际的战争经验，他还谈不上，只不过是沉溺于想像中的生手罢了，不是吗？

尤里安曾在杨威利身边，就近见识大舰队伙们们的会战情形。那时刻判断、观察、做决定的人是杨，自己有多热心、多真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罢了。旁观者无事一身轻，但当事人却负起对自己乃至对敌人的战斗责任。

尤里安这点应该是跟杨学来的，而不是出于本身的想法，杨教了他应有的态度，要他不要记忆，但一立了功，他还是傲起来了。尤里安对自己感到泄气。另一方面，有人虽然可对一00万部属一00万敌人负起责任，但面对自我的时候，却连自己的责任都无法承担起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填被段距呢？而那天，真的会来吗？

沉思当儿，尤里安使劲地操纵忠实的爱机，一面闪避敌人的光束，一面开我方的机体，来来去去地在虚空中留下饱和的轨迹。发射了数十发的炮弹，但是守护天使睡着了？还是真正的实力也不过尔尔？……竟连一发也打不中。

这时，操纵盘上的红色灯光忽隐忽亮地闪了起来，那是回航的信号，斯巴达尼恩本体和中子炸弹的能源，都已所剩无几了。十分钟后，尤里安到达母舰。“摇蓝曲”是母舰与搭机之间特殊感应系统的赏赐。装备兵看见他跑过来，赶紧向管制官报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